

海峡两岸人 世代沧桑情

钟文音
◎著

在河左岸

钟文音

淡江大学大众传播系毕业，曾赴纽约习画，现专事写作。2011年出版台湾岛屿三部曲《艳歌行》《短歌行》《伤歌行》，获得“开卷十大中文好书”及“台北十书”等。曾获“联合报文学奖”“时报文学奖”等奖项。

人民教育出版社 重庆出版社

海峡两岸「这世代」书系

在河左岸

钟文音◎著

人民教育出版社 重庆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在河左岸 / 钟文音著. —北京: 人民教育出版社, 2012.8

(海峡两岸“这世代”书系)

ISBN 978-7-107-24924-2

I. ①在… II. ①钟…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180814号

中文简体版©《在河左岸》2012年本书由大田出版有限公司正式授权, 同意由人民教育出版社、重庆出版社出版中文简体字版本。非经书面同意, 不得以任何形式重制、转载。

在河左岸

ZAI HE ZUOAN

钟文音 著

出版人: 殷忠民 罗小卫

统 筹: 魏运华 陈建军

策 划:  华章同人 人民教育出版社大众图书编辑室

主 编: 施战军 吴婉茹

审 稿: 张华娟

责任编辑: 陈 涓 张好好

特约编辑: 安 阳 黄卫平

投稿邮箱: dz@pep.com.cn bjhztr@vip.163.com

美 编: 王 喆 房海莹

装帧设计: 颜森 BOOK DESIGN
设计: 13910562516

责任出版: 郭 绪 张 莹

营 销: 吴海涛 王 玮 徐 瑛 张 颖

联系电话: 010-58759316(零售) 58759871(销售)

网 址: <http://www.pep.com.cn> <http://www.alpha-books.com>

人民教育出版社 出版发行

北京新华印刷有限公司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2012年8月第1版 2012年8月第1次印刷

开本: 890毫米×1 240毫米 1/32 印张: 9.25

字数: 177千字 印数: 0 001—5 000册

定价: 36.00元

著作权所有·请勿擅用本书制作各类出版物·违者必究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影响阅读, 请与本社出版科联系调换。

(联系地址: 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南大街17号院1号楼 邮编: 100081)

“这世代”的愿景：两岸青年文学的通航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至六十年代初期出生、大致在九十年代以前就已成名的资深中文作家，两岸互有所知的名单可以列出很长一串。近十多年来，台湾地区在大陆较有读者缘的作家几乎都是“五零后”；比如龙应台、张大春、朱天文、朱天心，这几年又加入了“七零后”的骆以军；大陆在台湾地区有一定知名度的作家则以“五零后”和六十年代初期出生的“六零后”居多。

大量已经跻身文坛主力阵营的“六零后”、“七零后”以及“八零后”的作家们，他们的创作其实构成了最为活跃的文学生现场。而令人遗憾的是，对这一最不该被遮蔽的部分，两岸尚欠缺彼此了解——“这世代”，在这里就是特指两岸文学在

互相知情的程度极其有限的状况下尚属碎金闪耀阶段的这一部分；“这世代”书系，便是意在实现两岸优秀青年作家及其文学作品的互访和交流。

两岸出版传播体制方式的差异，也许是使得双方作品难以大批量互相引进出版的首要原因。台湾作家大都在某一出版机构下签约，由于不同的作家签约于不同的出版商团，在遴选之后，将他们的著作集中在同一书系的工作，就显得极为繁琐和困难。也正是因为如此，仍有相当优秀的作家暂时无法让大陆读者更多地了解到。大陆作家在发表和出版方面受出版商制约的状况也已出现。

不管怎么说，美好的愿望是共同的，美好的事业总会有美好的真心来推动。

感谢人民教育出版社魏运华副总编辑，重庆出版集团陈建军副总经理，感谢重庆出版集团北京华章同人第一编辑室张好好主任，人民教育出版社大众图书编辑室张华娟主任，以及所有使书系梦想成真的朋友，基于对这一书系的人文意义的充分认知，他们选择了“这世代”并为之付出了极大的心血，将这九位两岸作家的著作组成的“这世代”书系作为重点选题联合出版，并将五位大陆作家的书引荐给台湾著名出版机构——宝瓶文化事业有限公司。

感谢宝瓶文化事业有限公司将五位大陆作家的著作以“这世代·火文学”的名义，同时在宝岛台湾盛装推出。

本书系特邀台湾著名报人、作家吴婉茹女士共同主编，在她的联络协调下，原有台湾作家备选名单中的四人终于与大陆五人一起加盟到“这世代”书系的第一辑，没有她一丝不苟的主持引荐和大力促成，就没有书系架构的完整。

“这世代”书系第一辑九本书的作者是：台湾的郝誉翔、甘耀明、钟文音和纪大伟，大陆的毕飞宇、李洱、魏微、盛可以和徐则臣，均为当今两岸最具实力和影响力的“这世代”标志性作家。

每位作家具有各自的创作个性，而两岸文学心灵的亲近则是不可阻碍的共通性。“这世代”书系的精神价值从筹划之时已经诞生，随着作品的传播，意义定将无限张大。

《人民文学》主编、著名评论家·

二〇一二年初夏于北京

1

我很小很小的时候，或者不能用小这个字来形容的婴幼儿时期，大约是两岁多吧，人世初啼，肉身已多操劳。我妈妈时常还把我绑在她的背上做事，大肉身与小肉体互相碰触弹撞，弯腰起身，起身弯腰，农事稻田播种插秧的重复动作常撞得我的幼身无法睡眠。在黄昏残影渐渐殒去时，我每每以为自己还未出世，还未脱离我妈那封闭潮湿的水宫眠床，那时时被挤压且被热烫的幽冥窒息空间。我似乎永远也忘不了躯壳颤居暂处这样湿雾雾热滚滚的肉身宫殿。

那时候我就有记忆了。当我的头颅冲出狭小的两片岩石般的窄道时闻到了血腥及尸便的气味，我真的想流泪。我流泪而没有号哭，我妈没有力气看我一眼，她似乎累痛到近乎昏死了过

去。我被一双温暖的手接过去，听到抱住我的那个人有个好听的腔调，女人说了话：“阿姊，你这查某团眼睛水汪汪的，晶钻钻的。”灯泡下杵着个人影也开了口：“奇怪，怎不哭不叫？”说话者的腔调像被烧坏似的哑着嗓，“这款小孩听说比较顽固难带。”这个沙哑声调的女人也是我的阿姨，她就在我要出世的前两周喝农药自杀未遂，喉咙声带烧坏了。

我出世的时候我妈和别的女人不同，她没有产后忧郁症，原本她就是不容易有什么忧郁症之类的人，当时人们也没听过什么忧郁症。许多年后我那个曾经自杀而从此带着沙哑近乎破音声调的二阿姨才恍然大悟说，当年她就是得产后忧郁症。那个和我生日差两周的表哥几乎折腾了她的大半生。比起我二阿姨，我妈算是幸运的，因为就在我出生的前两周我妈在村子里赌博，且买奖券，竟然在我出生前晚中了彩。我妈外家的那个阿公参加镇上第一家百货公司的抽奖竟抽中了一台电视，后来这台电视一直陪我外公到死，电视且还被他的拆解重新组装过。

我无声流泪的出世传闻是属带种的小孩，也就是所谓有个性而难款待的小孩，我妈听了说：“伊带种？女孩子带什么种，她是带财来家里的。”后来我妈用这笔彩金替家徒四壁的家里添购几件家具，包括一台胜家牌缝纫机，后来我们几个小孩都有几件比较像样的衣服。

长大后，有人形容我的眼睛像湖泊，湖泊深处常圈着一轮如泪的薄薄月光。三十岁前我成了个容易流泪伤怀的女人，对于这

个宿命，我曾经为此感到无法超越的痛苦。带泪的脸，静静地流下泪珠，缓缓滑过初初呼吸人世空气的肌肤。一张奇怪的脸，既不挣扎号哭也不扭曲颤动，“五官像是画上去的”。当我阿姨把我脸上的血洗去时，她惊讶地望着我闪着泪光的眼睛，余皆如如不动的婴儿神色说。而这于我是无邪的新生。

2

我妈说我记得那些中阴^①时刻的光影幢幢，是因为好让婴孩忘魂的孟婆汤我一定是只喝了一瓢或是喝了又吐了出来，所以记性才会特别好。我一直以为我妈说的是梦婆，很多年一直把她想成是个爱做梦的老婆婆。

当然我妈的这种老掉牙说辞是很没创意的，可是从我妈的口中吐出这样充满魂魄的乡野传说可让我多喜欢我妈好一阵呢。不过我妈对于她女儿记忆超好的特质可不怎高兴的，因为她连这也要数落我的，说我净是在记一些她认为不好的事，所谓的不好就是和银两无关却又伤神伤心的琐琐事事。

我两岁的那一年，我爸决定离开南方旱地。他时常望着在台北青年公园跑马町一带被以反动罪名枪决的三叔公所遗下的一张台北地图发呆。那张地图有许多的水道河渠，绿色山脉，稻田层

^① 佛教说，人死后以至往生轮回某一道为止的一段时期，共有四十九天。此时期亡者的灵体叫中阴。

层飞浪。人们烧着甘蔗叶，烟煤处处燃，东区还未开始命名的时候，四兽山的形状未被群楼遮挡还清晰可辨。

一九七一年后的台北已经陆续多所建设且也渐具大城规模，对于乡人还是有点遥远又带点梦想和淘金的城市，许多的男男女女北上讨生，我几个未婚的阿姨和姑姑们，不是到台北学剃头学美发，就是当作业员女工，然后到了晚上在简陋的宿舍听着老歌唱着“妈妈请您要保重”就会掉下泪来；罗汉脚单身汉或是先行离家的成婚男人大都到餐厅、工地或工厂谋生，喝着“保力达B”加米酒，红红的血腥。

当时都说台北城是个好攒食的大都会。二阿姨变得很时髦，她已经忘了曾经想要自杀的伤痛。

她抽着烟且送了我妈一包加州三叶葡萄干，给了我一包凉糖，凉糖中心有个圆洞，可以吹出一种破破的哨音。阿姨且带给我爸一瓶约翰走路（JOHNNIE WALKER）的酒，然后以像是宣布蒋公过世的慎重口吻说着话：“台北有电梯大厦，我第一次坐时吓死了，好像被一个大箱子拉上天堂一样。”我妈听了一愣一愣的，我爸一劲地抽着新乐园香烟望着先人遗下的地图发呆。

“不只有这款箱型电梯呀，还有一种是一层一层的很像楼梯的那一种，不用爬就会把我们送到楼上楼下，我每个周日下班都去逛街，穿高跟鞋买东西逛久了也不累。”我妈是个爱面子的人，她听了二阿姨的说辞显得有点怏怏不乐，突然她觉得自己是个没见过世面的女人。就在这时候，我妈捏了在旁边蹒跚走路眼睛睁

得斗大的我的脸肉一下，“这海风镇天把这查某团的脸刮得红脂脂的，沙尘通天吹得伊的眼睛流目屎。”隔了一会儿她又怔怔说道，真奇怪这查某团好像在旁边听得懂我们在说什么似的样子。我见到我阿姨听到我妈的说辞忽然也跟着想起什么似的往黑色包探去，掏出了一瓶乳白色的小玻璃罐装物品和一个粉红液体的小瓶子，“这是乳液，和点眼睛的新一点灵B12，我在台北后车站买的，你先拿去试试看！”我妈眯着眼睛拿着瓶子在昏黄灯泡下仔细看着，然后多肉的脸庞绽着笑，笑着转动着瓶盖然后一溜烟的时间即把顺着桌沿已经快要漫步到葡萄藤下的我一把捞到身旁，我的脸肤瞬间被一种冰凉的柔软液体涂抹着，感到很舒服地咯咯笑着。

这是我第一次听到台北，也同时对台北留下好印象。说来也好玩哩，日后台北后车站是我和我妈很爱去逛的区域。

还有就是大我十五岁的表姊阿妙原本在家乡念月津国小、国中，她曾笑说“月津”这名字可真女人啊！后来她矢志到台北，终于去了台北念北一女。她从台北城回来消磨暑假，她一向很先进，早一般的流行知识起码超越十年的距离。当时她就曾经考问过我妈一个心理测验：门铃在响，电话在响，外面下大雨收衣服，水龙头的水没有关，娃娃在哭，这五件事同时发生时你选择先做的次序是什么？

我妈妈听了半天说，这是什么鬼题目，像我动作这么快的女人一次就可以把这些事同时搞定。我表姊坚持说一定要说出顺

序，因为万物都有象征意义。我妈看了我一眼，我忙把恒常挂在脸上的涕泪收起。我妈悠悠说，娃娃哭当然是最重要，不过娃娃哭也很正常，像伊啊，哭和笑都不太出声的。好吧，我看先收衣服好了，洗一家子的衣服可不容易。电话和门铃响都可以等的嘛。我最讨厌电话响了，都是来讨债的，哪有什么好事。

表姊阿妙后来把题目的底层象征说了，娃娃在哭是家庭，收衣服代表事业，开门是重视朋友，电话是情人，水龙头指的是金钱。婴孩的我在旁听了忽然咯咯击掌大笑，我妈妈摇摇头说，你去台北读册都在学这些东西啊？

我表姊说，这是她发明的题目呢，她准备以后念心理学。后来这个表姊阿妙在巴黎自杀的那一年我读高中，消息传来时，我突然想起婴孩时听她说话分析心理状态的认真表情。我记得她说她会先接电话，她是个永远在等电话铃响的女人。当时我妈以事业为主，并对情人嗤之以鼻，而这个表姊却是情业太重。当时她已常常挂着一双黑眼圈，有时只听她喃喃地说再不想熬夜，再不想失业，再不想失恋，再不想失身……很多人都以为她在台北课业压力太重所致。

很多年后，当我从台北折返老家，见到当年表姊阿妙喃喃自语的房间，我陡然想起她是知识子女人在爱情折损后产生最大悲哀的公约数。

那个做心理测验的下午，其实她们都有自己对命运的定数之感。实则后来命运的发展是，我妈和她皆是时代的悲剧，她们是

事业情业，双双挂彩。我妈后来到了台北不仅和事业无缘且情伤甚重，而这个表姊的情业缠袱更是加重了我后来对城市生活感情变化的诸多无奈。

我和台北的感情渊源有很大关系和这个表姊相系，她曾让我一度对台北女人充满了向往和留恋。

只有我爸当时对事业情业都无甚留心，他说过如果可以选择，他宁可当一棵树，“树叶无声无语自在多了”。可能因为这样，我大哥名叫立树，二哥叫立叶。他当时还没有预感到了台北他会成为真正的自己，且背离自己的根。

那似乎有些可笑，不知为何，名字本身本有的宿命况味从字里行间被以正面和负面读出嗅出。

3

我出生带财的希望很快就成了我妈的梦幻泡影，彩金用罄了，南方又逢多事之秋，先是九月的一场豪雨引发了洪水，河川暴涨肆虐了农人辛苦播种插秧的田园和赖以栖身的屋宇。洪水大犯的那年，我被我妈背着爬上了一棵百年老榕树大喊救命，我们母女被救后，我妈就逼迫我爸要学一些乡下壮丁北上打工然后接妻小北上的移民好模样，她说：“我要到台北打拼，不要再看顾看天吃饭的田了。”我爸是个温吞的人，他说那也得打算打算，总不能说走就走。然而那年我爸到台北似乎是天意，因为同年

的秋天，短短一个月嘉南平原部分田地就从洪水泽国陷入了没雨没水且地皮阵阵龟裂的窘境，干裂成灰沙的尘埃在平原无树可遮之下一路飞扬，飘进村庄，飘进廊下，飘进屋内，飘进我们的眼睛，连喝的水都沙沙的。而对我爸致命的一击其实也非是突然而来的天灾，反倒是人祸。我爸失去田产，兼且水源地纷争强夺之下定然没有我爸的份，我爸既然没分得田产，出走已成事实，他终于看破兄弟和村人争夺区区家产及为个人利益拔刀反目的丑陋面貌，“做人要有志气！”加上我妈在旁怂恿撺掇，我爸遂点了头。

点头的那天下午我爸第一次抱我，我才知道被男人抱的感觉和女人很不一样，厚实宽大很干燥，不像女人的手幼滑且湿润。一种很有安全感的空间把我围在他的臂膀里。那天的下午，我的视野突然变高，穿过甘蔗田、玉米田，踩过落花生田直至走到了小沙路的尽头，我才被放了下来。当时我们看出去的风景是降低水位成了浅滩的河水，我爸突然击掌，对拍的掌声音量如枪爆阵阵，瞬间我的头顶有影飞过，成群的白鹭鹭从浅滩惊慌飞起，泛白的日头照得水面闪闪如白银发亮。我爸说水中要是有了银子他就不用离乡了。

他把我放在沟渠中间的田埂上方，杂草几乎蔓过了我的颈我的眼。从天光尚亮至幽幽楚楚，不知何事搅扰搅拌心湖，忧忧愁愁袭上心头。我爸突转头，我见到他睁着眼睛看着我无声流泪的脸庞，“阿真不要伤心，阿爸去了很快就来接你们上台北。”说出伤心之词其实真难为我爸了，真正伤心的人应该是他。他不是

个爱移动的人，他有他自己想象的冒险出口与旅程。

乡间落日防风林黑影处处如烧炭过之枯枝，黑枝枯丫的林间有着飞禽在颀颀着跳动忽上忽下的线条，线条曲线透着一种躁动的气味，空气浸在颓唐衰替的幽微中。

我爸所渴切的移动也许不是朝陆地而是朝海洋，他不渴望移动到城市，他渴望移身到爱情海。或许他想当水手，他想去发现自己的岛屿，发现一座属于自己国度的内在一隅，但他的家人需要银子。那时我妈已经开始省钱度日，她日日熬粥替代奶水给我喝，乡人笑说我有一张稀饭脸，因为熬粥时产生在蒸热上方的那层透明薄膜常沾到我的脸上，沾上脸后没洗再经南方的焚风一吹，就彻底成为我脸上的另一张脸。有时薄膜沾上了黑渍白沙，我那痴式童真式的颜面定然十分滑稽。我妈说很像小流浪儿，但她也顾不得我了。当时我上头的两个哥哥和一个姊姊有要上学有要管教的，据说已经把她磨得折损不堪。她在心情好时会在窗前边踩着缝纫机边说着，等你阿爸接我们上台北，上台北就有新房子新朋友，上新学校，买新衣服……有一天有个和尚徒步来到我南方的小厝说要化缘，我妈说师父可以等吗，等他们的爸爸回家就有钱了。

上台北，等于一切都是新的。这是我当时的想法。我小哥立叶在旁边帮我妈穿线，他听了搭腔说，那我们以后就吃不到嘉义鸡肉饭了。我妈因为想象得美所以心情很好，她几乎是以发颤和抖动方式大声笑着说我哥傻：“到台北要吃什么鸡呀什么肉都

有，还怕没鸡肉吃啊。”她说话的豪爽神情就好像她又中了奖券一般。

当然上台北后我妈才大大怀念起嘉义火车站的鸡肉饭也是后话了。

约莫个把月后，我爸只身一人和一帮村里的男人挤上了一辆通往北方的货车，挤挤插插的一堆男人，把个小小的货车挤压成人货不分，光看那小空间就仿佛肉身在被煎熬切割。他拎着一个用碎布织成的布包，布包里面搁着几片我妈抽空做的糕饼和花生糖。我老爸向周围的人笑说离家的男人在妻儿面前还是个好样子，否则恐怕吃不到这样的东西呢。而我在我妈背在身后的襁褓的一大团布中探出头来，看到瘦弱的爸爸挤在人群里向我妈笑着。

4

当时我非常惊讶地看着眼前这一幕，因为我妈竟然小跑步了起来，追向那辆货车。我以为我妈不忍心和我爸告别，我见到我爸和我一样天真地挥着手眼眶且带点湿润般地望向追上来的妻女身影。哪里知道我的头突然撞上了她的脊椎凸起处，她突然刹车停步，快速弯身捡起一只小鸡和一棵甘蓝菜，那是从乍然快速开动的货车上掉下来的货品，让眼尖的我妈越过其他的送行者夺得先声。那时我妈双手拿着战利品，大刺刺地赤脚穿过其他艳羡着

的妇孺们，像是金龙少棒队赢得世界冠军般的让人可敬，至少我当时虽曾滥情地以为她追向货车是为了送别，日后当我见到小鸡鹅黄黄的初羽时，我开始有了婴孩时的第一个笑容。

彼时北风已起，被吹成一种往海方向的倾倒姿态。男人帮渐行渐远，妻小派不再跑步，仅在定点挥手告别。

是这样充溢无边蛮荒蛮涩萧索萧条的无奈，之于分离，之于送别。我当时在襁褓中突然簌簌如北风吹起般地哭泣了起来，我妈边检视着拾到的物品边为了安抚我，用她全身的力气摇晃着身后的我，并用空出来的左手弯到后头拍打着我的臀部。“你阿真可能尿湿了喔！”有人见我那样嚶嚶啜泣觉得不寻常，但一个小婴孩又能有多不寻常，于是归之于尿湿了。我妈倒是笃定：“这团仔在哭时向来和别人不同，她常常会突然这款样。”我觉得我妈在内心深处还是个很有力量的人，光就这一点我对她就有了敬重。她没有慌慌张张地像一般年轻妇人扯下布包当众检视我的私处。初冬时分，一群妇孺蹒跚踱回村庄，送走壮丁，家里剩下老的小的。我是一路掉泪回家，襁褓全湿，我妈说午后雷阵雨也没有像我泪哭得这么剧烈。

那只小鸡在我过三岁生日的春夏交际入了口腹。我记得那天一早就听到我妈在哼着歌，在生活有犒赏时她就回到一个比较可爱的妇人本色，和她相处就没那么难了。等着父亲从工地寄发饷来的日子，我妈每天忧愁着一张已经够严峻的脸庞，见多了那脸